

風掃殘雲



风扫残云

丁令武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7年5月第1版 1977年5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 10105·147 定价 0.73 元



目 次

第 一 章	竹榔声声.....	1
第 二 章	夜擒乌江子.....	33
第 三 章	兵分两路.....	53
第 四 章	湖上战斗.....	79
第 五 章	江水滔滔.....	114
第 六 章	柳树坪的风波.....	129
第 七 章	护路雪峰山.....	154
第 八 章	不平静的山乡.....	169
第 九 章	青棕树下.....	201
第 十 章	新的情况.....	215
第十一章	茶亭内外.....	239
第十二章	追根查源.....	264
第十三章	探黄鹤山.....	294
第十四章	清除隐患.....	315
第十五章	天王宫的地洞里.....	338
第十六章	风扫残云.....	353
不是尾声.....		392

第一章 竹梆声声

一

季节已到深秋，阳光柔和宜人。四野天高气爽，云淡风轻。蔚蓝的天空下，雪峰山群峰冲天而立，象一把把利剑，直插云霄。山势自东北倾向西南，绵延达六七百里。远远望去，莽莽苍苍，晨昏时，常有几圈山岚缭绕，更显得气势磅礴，深沉莫测。

雪峰山区地势险要，物产丰富，是历代兵家激烈争夺的地方。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，这里又成了湘西著名土匪黑胡椒的巢穴。湖南和平解放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优势兵力，以秋风扫落叶的劲头，把盘踞在雪峰山上的土匪打得措手不及，大部分顽匪很快被我消灭，极少部分利用他们跑惯的断崖峭壁，逃出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。经过追击和政治上的强烈攻势，又消灭了其中的大部分。但土匪头子黑胡椒和他带领的一股残匪，还未落网，这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，开展土地改革等运动极为不利，因此人民政府决定在最短时间内，彻底、干净地消灭这些残匪。区中队长周铁柱和他的战

友们，就是直接肩负着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……

在雪峰山主峰百里之外的东北角上，有一个掩映在松竹林中的山村，叫陆家湾，住着两百多户人家。听老年人讲，在清朝康熙年间，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山寨，只有六户开山作土的山民，所以就叫“陆家湾”。后来，寨子被土匪攻破，洗劫一空，一个姓李的财主趁火打劫，霸占了寨子，因此，陆家湾也叫“李家寨”。

如今的陆家湾，风光胜过当年：连绵起伏的山峦，把村子环抱在青色的山坡上。瓦屋沿山修建，居高临下，象是在俯视南面的一马平川。陆家湾村南，是嵌在群山之中的虎尾垸^①，垸里全是肥沃的稻田。一年四季，水田衬着青山，别有一番景色。垸中间，弯弯曲曲的志溪河，由西南向东北流去，河水清冽，长流不息。顺着志溪河，有一条翻山越岭而来的东西古道。古道西边不远的地方，有座黑苍苍的尖山，叫黄鹤山。往北三十里，是奔腾咆哮、滩多险多的资江；顺资江东去，百里之外，便到了全国闻名的“八百里洞庭”。

陆家湾这个村子，属沅石乡。由于位置适中，是乡政府所在地。解放后，湾里办起了供销社、诊疗所一类的铺面，扩建了初、高级小学，成为山乡人们活动的一个中心。从陆家湾到虎尾垸的大道，是一条明光光的石板路。路两边，有两座青翠的小竹山。眼下虽值深秋，竹子依然枝青叶绿，生

①垸：音段。面积较大的山间平原，常用作地名。

意盎然。在路西向阳的山坡上，紧挨竹山，横着一溜三间茅房，象座哨棚，守护着陆家湾。东头两间，是沅石乡的民兵大队长刘东明兄妹住着；西边一间，住的是年轻的乡妇联主任、民兵排长乔巧凤。

这三间茅草房，解放前是陆家湾大地主李万财的“纸棚子”。

每年春天，当满山的竹笋节节升高、脱壳生枝、发芽抽叶、渐渐长成毛竹的时候，李万财就驱使长工和佃户把嫩竹砍下来，在棚子里进行加工，做成山区常用的黄草纸，高价出售，牟取暴利。最近一二十年间，李家的后代大都走出山窝子，到益阳、长沙，甚至跑到广州、南京去读书。这些离开老窝的李家孝子贤孙们，有的做了京广杂货铺的老板，有的成了国民党的官僚政客，有的当了蒋匪军的将校，还有的干脆干开了土匪。李万财这个守家地主，看着这一派鸡飞狗跳的景象，坐在杉木楼上得意地直哼哼：“嘿，人大分家，树大分枝，李家寨这棵大树，硬是越长越旺罗！”得意之余，他为了少费心力，肉墩似的脑壳一动，就决定不再经营纸棚子了。除了坐收地租，李万财做开了竹木生意。他等毛竹长成材，雇工一批一批地砍伐，运到长沙、汉口，高价出售。李万财让狗腿子把算盘珠子一拨拉，发现这个生意不但省心益神，而且大大增加了银元金条。这样一来，纸棚子不再作纸，里面开始住人。刘东明父子和抚育巧凤长大的何金山大爷因为都是李家的长工，就同时住进了棚子屋。对李万财来说，既有了廉价的劳动力，又有人给他看屋守山。临解放的

前一年，何金山大爷和刘东明的父亲先后去世，这棚子屋就只剩下乔巧凤和刘东明兄妹了。解放后，分田分屋的时候，三个年轻人就自然成了棚子屋的新主人。

这一天，太阳落山了，晚霞烧红了半边天，房前屋后的青松翠竹也染上了火红色。在棚子屋的地坪中间，有两位姑娘正在一扇门板上忙碌地挥动着剪子和菜刀。那个身材细气点的，穿学生蓝制服的圆脸姑娘，每干一阵子，就不住地问那个穿列宁装上衣、毛蓝布长裤的姑娘：

“巧凤姐，你看我裁的要得吗？”

巧凤中等身材，椭圆脸蛋上泛着红光，额前飘着整齐的刘海，一双乌黑的大眼闪闪发亮。她瞥了一下那圆脸姑娘手里的活路，点点脑壳说：

“要得，蛮好的。我说一玲，难怪人家讲你是喜鹊子，喳喳喳，一天到晚嘴不停。”

一玲格格格笑起来。

五彩缤纷的霞光映在笑脸上，衬得姑娘们更有精神，更为俊秀了。

一玲就是民兵大队长刘东明的妹妹。她机灵活泼，四五岁时就能帮大人养鸡打猪草。长到八九岁，看见财主家的伢子们背着书包去上学，经常向她耶耶^①刘立德闹着要读书。怎奈家里太穷，供养不起学生。刘立德百般劝解，一玲只是不听。当时，刘东明已能跟着耶耶下田作活了。他替妹妹求

^①耶耶：父亲。

情，并提出自己多做活来弥补妹妹上学后的亏空，刘立德才勉强答应。因此，一玲在解放前上了四年小学。

陆家湾刚解放，村里来了一位女解放军，一玲和巧凤见了她，竟比亲姐妹还亲。那位女同志教她们读毛主席著作，巧凤和一玲从此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。但她俩却又各有偏爱：巧凤学了一手好枪法，一玲在文化上大有提高。这位女同志走后，巧凤当了民兵班长；一玲呢，国家给她助学金，进了益阳市的中学。由于贫雇农子弟迫切要求上学，陆家湾小学急需扩大，大家提出要找一位信得过的老师，因此，又把一玲叫了回来担任陆家湾小学的教师。一玲满共在中学里读了一年书。

这天是星期日，一玲跟巧凤去修了一天水坝。原来，陆家湾自从经过清匪、反霸、减租等运动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节节高涨。志溪河上的旧水坝，年久失修，起不到作用。乡政府成立后，抓紧时间领导大家整修，几天功夫便修好了。人们还在下游安了一架筒车。竹制的筒车轻巧灵便，流水推动巨大的轮盘，将一筒筒清水提到半空中，又从半空中泼到高坡上，使河水流不到的梯田也能得到灌溉。

下午收工后，两个姑娘就商量，要在夜间赶做军鞋。因为明天一早，全乡的军鞋就要送到县里去。两人都想超额交几双，向远离祖国、在朝鲜抗击美国侵略者的志愿军亲人致意。一回到家里，她们便在地坪中摆上门板干起来。只一阵功夫，就剪裁好了一大叠作鞋底用的布壳子。

屋里有个墩墩实实的小伙子，他就是刘东明。刘东明已

经吃过晚饭，他提起明光闪亮的鸟铳^①，从杉木门里探出头，看了看天色。西天的最后一抹晚霞，已经消失在黄鹤山背后，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。晚风从竹丛里刮过来，吹到身上，凉气很重。刘东明紧了紧腰间的皮带，从门里跨出来，对两位姑娘说：

“看来，今晚解放军同志是不会来了。我要到全乡转一圈，检查各村的民兵巡逻情况，你们两个在家可要小心点罗！”

一玲把切好的一个硬梆梆的鞋底撘到门板上，腰一直，短辫子一甩，说道：

“走你的吧，我们的梭镖早就磨快了！”

“准备好家伙还不够，”刘东明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脑壳，“思想上要有充分准备。区里不是通知啦，黑胡椒匪帮已经从老窝窜出来了，李万财是黑胡椒的舅舅，很可能朝我们村里来，你们两个守在大路口，可不能出事罗！”

“放心走吧！大风吹不走月亮。”

巧凤掠起额前的短发，“唰”地挥了一下手中的大菜刀，刀锋上闪起一道寒光。

刘东明看着巧凤灵巧有力的动作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就迈开了脚步。他刚走了几步，又回头交待：

“如果解放军同志来了，你们两个可要好好招待罗。”

^①鸟铳：山区常用的一种猎枪。打一般鸟兽，枪里装铁砂；如果打野猪、老虎等猛兽，则装一种半寸多长的铁弹，猎人们称作“码子”。装有码子的鸟铳，在近距离内，威力和长管手枪差不多。

“晓得，就你爱婆婆妈妈的！”

喜鹊子一玲瞪了哥哥一眼，又格格格笑起来。

刘东明也笑了。他把鸟铳往肩上一横，大步流星走下地坪，很快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。

二

山区的夜晚，象一个巨大的舞台，景色在不断地变化。

黑色的夜幕拉下来了，山山水水都笼罩在暮霭之中。一眨眼，黑幕又拉开了，明朗的月亮升上了山顶。月光如水，山野茫茫。远方，雪峰山的群峰，好象雾海中的岛屿，兀立在遥远的天边。近处，山峦起伏，峭岭绵延，在深蓝色的天幕下，好似海浪翻腾，显得格外雄伟壮观。空中偶尔飘过几朵灰色的云层，将月亮遮住，地面上掠过一片片黑影；沉寂的山林，又添上了神秘飘渺的色彩。

月光下，静静的村舍象沉浸在水中。灰色的林梢，黑色的房顶，蓬蓬的丛草，苍苍的苔石，都在冒着淡淡的、凉丝丝的水气。清新的空气中散发着稻菽的甜味和各种奇花野卉令人心醉的幽香。稻田中整齐排列的草把子，象一队队哨兵，守卫着辽阔的山林和田园。

山区的晚秋月夜，明亮、寂静、清冷而又深沉。

然而，志溪河水在不息地奔流，河岸的筒车在不停地运转。山区的夜晚，又充满了无穷的活力。

巧凤在火炉里架起劈柴，炉火熊熊，不时发出哔剥的炸

裂声。这间从李万财手里夺回来的茅屋，如今又明亮，又温暖。

两个姑娘，围炉而坐。巧凤纳鞋帮，一玲打鞋底。姑娘们心灵手巧，一针针，一线线，把对亲人的深情厚意缝进军鞋。一玲一边做鞋，一面教巧凤唱新学会的歌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。巧凤虽然不懂曲谱，嗓子却很圆润。一玲教一句，她就跟一句，没唱几遍，她便学会了。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

共产党辛劳为民族，

共产党一心救中国，

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，

他领导着中国走向光明。

.....

清脆的歌声从棚子屋飞出来，在夜空中飘扬、缭绕……

两人正唱得起劲，忽然杉木门“咚咚”响了两声。

一玲兴奋地在巧凤身上打了一拳，站起来说：

“解放军同志来了，快开门去！”

巧凤眉梢一挑，脸上掠过惊喜的神采，但很快喜色就消失了。她向一玲打了个手势，要她坐下，然后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。

解放后，乔巧凤接待过不少解放军同志，特别是上半年剿匪高潮中，她差不多每隔几天就要和部队来的同志在一起工作或战斗。解放军同志打起仗来英勇顽强，所向无敌，然

而，对待乡亲们却是异常和蔼可亲。到群众家里去，总是未见面先打招呼。如果是北方战士，老远就会在门外喊“老乡，老乡！”南方战士呢，他们会响亮地叫声“乡亲！”可是刚才的敲门声却是那样的突兀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

巧凤问道：

“哪一个？”

外面没人作声。

巧凤又问了一遍，仍然没有人回答。一玲瞪着一双迷惑不解的大眼，吐了吐舌头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碰见鬼了，莫非是风响？”

两人正捉摸着门外的情况，突然“咚咚咚”门又响起来。

“哪个嘛？”

“走夜路的。”

门外传来一个嘶哑而粗鲁的声音。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讨个杉木皮火把。”

听着这陌生的声音，巧凤警觉地向一玲使个眼色，提醒她要多加小心。

住在山区的人们，多用于杉树皮做成火把，在夜间走路时照明。因此，走夜路的人向住家讨火把是常有的事，住家也都愿意帮忙。象巧凤她们这临路的房子，更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敲门人。只是近年来，土匪活动特别猖獗，半夜敲门常常是灾难来临的信号。为了避免上当受骗，除了熟人邻

居，住家总是借故拒绝，不给开门。如今区里刚通知有股残匪往这里逃窜，不摸清情况，自然不能贸然开门。于是，巧凤朝门外说道：

“杉木皮扎完了，没得火把。”

“我是杉树乡的农会主席，赶路到区政府开紧急会议，特请帮个忙。”

还是那个嘶哑的声音。

杉树乡离陆家湾有二十多里，又是位于黄鹤山的北面，平时很少来往，人们互不认识。一玲听到这声音，有点着急，她推巧凤一下，小声问：

“好人坏人分不清，开不开门？”

“好人坏人都得开。”

巧凤做了个手势，让一玲稍等一会。一转身，飞快地进了内房。一眨眼工夫，她肩挂一支鸟铳，左手拿一把梭镖，右手提两张铁铲，轻轻走了出来。把这四件家伙往门边一放，附着一玲的耳朵悄声说：

“如果是农会主席，我们帮他扎火把；如果是坏人，就按我们新学的那套办法对付他。你沉住气，我去开门。”

巧凤所讲的新办法，是指最近一期民兵学习材料上刊登的剿匪经验：凡遇小股土匪袭击，要乘敌不备，出奇制胜，采用突击的办法使敌人失去战斗力，然后将敌人捉住或消灭；必要的话，发出信号，招呼同志们来支援。

一玲不由心头一紧：呵！莫非今晚真的碰上土匪了？

巧凤把门闩一拉，两扇门“哗啦”闪向两边，恰好遮住

了那四件武器。一阵冷风吹进来，刮得炉火呼呼直响。一玲抓住身边的竹椅子，站了起来。

进来的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矮子男人。在炉火的照射下，那青灰色的脸上，睁着一双凶狠而又呆滞的眼睛。这家伙一进门就笨头笨脑地朝阴暗处张望，神色慌慌张张，当他认定屋里就只有这两个年轻姑娘的时候，才压低破嗓门问：

“刘队长呢？”

巧凤闪在门旁的暗处，冷冷地答道：

“不在家。”

“区上来的北方人呢？”

矮子问着，朝门外望望，好象是在等待什么，又象是提防什么。

“区上来的北方人”？这话问得蹊跷，村里哪有区上来的北方人！只是中午在乡政府开会的时候，乡长夏金棍讲，为了更快地肃清残匪，区政府要派一批解放军来，今天下午就到。为此，夏乡长专门指定几户人家安排房子。刘东明当即表示，棚子屋的草楼上可以住人。夏乡长随口答应：“那就让区中队的两位领导住棚子屋，也方便你们研究工作。”夏乡长提到，区中队的那位周队长是北方人。人还没到，现在，这个陌生的矮子怎么就查问起区中队的领导来了？

两个姑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从黑暗中冒出来的人，看他那装腔作势、惴惴不安的神情，怎么也不象是农会主席。

巧凤盯着矮子的脸问：

“你不是急着到区上开会？问他们干什么！”

矮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问话引起了她们的怀疑，忙说：

“啊，啊，我们原来约定了的，一同上区政府开会。”

一玲沉不住气了，斥道：

“碰你的鬼！村里根本没有北方人，你是在瞪起眼珠讲梦话！”

矮子被一玲碰得张口结舌。

一看矮子这种六神不安的模样，巧凤心里更清楚了：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，而且门外还有人，但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。如果只有两三个人想来暗害解放军同志，就把他们消灭在这里！如果是一小股，目的是来骚扰陆家湾，那就得给东明他们发信号。想到这里，她抬头看了一下墙上挂着的竹梆。这是一截两头带节的竹筒，中间劈一道口，敲起来声音十分清脆。当地群众，家家都有，和武器挂在一起。发现敌情，就敲竹梆，上下邻居，闻到梆声，一面敲自己的竹梆传信，一面携带武器，赶往出事地点。

巧凤和一玲交换了一下眼光，她看出一玲察觉到了敌情，心里踏实多了，于是略略朝火炉移动了几步，使自己处在便于先发制人的地位。

不出所料，门外又窜进一个人来。这是个长子，一身萧瑟冷气，两眼骇人凶光，面颊上挤着横肉，窄长的马脸围一圈灰鼠皮似的连毛胡子，再加上当中突着个又高又大的鹰勾鼻；那模样，比破庙中青面獠牙的泥胎更令人憎恶。

“快讲，刘东明和北方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这家伙刚站定，便发出了咬牙切齿的嚎叫。

现在很清楚，眼前站着的确实是土匪！

一玲离开火光几步，躲进了黑影里，双眼注视着巧凤，思索着自己如何跟她配合。只听巧凤平静地回答：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北方佬就住在东头草楼上，你为什么讲不晓得？”

黑长子说着，举起狼爪子似的右手往东面指了指，又咧开嘴唇，咬紧牙关，嘶嘶地吸着长气，露出了他那一嘴残缺不齐、已经发黑了的金牙。

巧凤定睛看了一眼面前这个恶煞，皱了皱眉，她感觉到这不是个小喽罗，得设法缠住他，等东明他们来到……

“你晓得他们住在东头草楼上，还到西头来问什么？”

“东头锁了门，他们藏在你房里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嘿嘿！装得蛮正经，老子要叫你们认得我这张飞三爷！”

黑长子嘴一歪，从腰里掏出六子连手枪，倏地瞄准了巧凤的胸口，他以为这就能吓唬住两个姑娘了。姑娘们却纹丝没动，毫不惊慌。黑长子反而吃了一惊。他怎么能懂得这是经过共产党的教育、有着高度无产阶级觉悟的青年人呢？他更想不到姑娘们现在根本就没理睬他那黑色的枪口，而是注视着他那握着枪支的微微颤抖着的手腕，在思考着消灭他的办法。

巧凤看了看一玲，一玲扬了扬眉毛。巧凤知道一玲也看

清了，这是敌人虚张声势。在有强大民兵组织的陆家湾，他们怎敢轻易放枪呢？巧凤想探索一下，门外是否还有土匪，于是用手肘碰了一下开着的杉木门。木门“吱扭”响了一声，黑长子土匪连头也没回。巧凤知道，外面有土匪站着岗。要不，这声音是会引起屋里土匪注意的。这情况给她和一玲增加了困难。巧凤正在思索着对策，拿枪的土匪又嚎叫了：

“到底讲不讲？不讲，就打死你们两个！”

这家伙磨着牙齿，抖了抖枪口，又迫近一步。

巧凤故作惊奇地问：

“刚才你们讲要到区政府开会，怎么现在又逗起这种耍方①来了？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黑长子没想到这姑娘还敢对他这样质问，就眼一瞪，牙一龇：

“我们是给阎王老子拿生死薄的！嘿嘿！你们的小命就在我手心里捏着，明白吗？”

一玲愤然接了一句：

“这么讲，你们原来不是人，是鬼！”

要是在过去，谁敢这么轻蔑地骂他，这家伙就会立刻把骂他的人处死。但，这一会他虽然也握着手枪，却不敢把子弹射向这位年轻人。他呼呼喘着粗气，腮边的胡子颤动了：

“快给老子讲，北方佬和刘东明在哪里？不讲就要你们

①逗耍方：开玩笑。